

文化神学



人人丛书

(美) 保罗·蒂利希 著

陈新权 王平 译





文化神学

〔美〕保罗·蒂利希著

陈新权 王平译

假如你问上帝是否存在，那你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上帝，假如你肯定上帝的存在，你甚至比否定上帝存在更加远离上帝。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A Galaxy Bo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文 化 神 学

〔美〕保罗·蒂利希 著

陈新权 王平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37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210册

ISBN 7-5008-0283-8 /B·27 定价：2.45元

1989.5

致 读 者

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

人只能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一切、
判断一切、评价一切、选择一切。

是的，如果没有了人类，那曾经回荡
过牧童笛声的田野小溪，那曾经留下过情
侣足迹的林间小路，那山川草木、日月星
辰，除了“存在”之外，还有什么“魅力”？
那狼虫虎豹、地震洪峰又算是什么“灾害”
呢？不言而喻，世界之所以有善与恶、美
与丑、欢乐与苦难的冲突，全都是因为有
了人这“万物之灵”。

宇宙本无所谓无情有情，有情的世界
是人创造的；是人的世界。虽然结构主义
者福柯认为，世界开始的时候不需要人，

世界结束的时候也不需要人。但问题在于，不管世界是否需要人，人却需要世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因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可悲的是，人经常把自己当作实现非人目的的手段。因此，人啊，不能不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好好地认识自己，解开人生之谜，以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是目的”。《人人丛书》将以人作为对象，力图对人的本质、人的历史发展、人的社会生活、人的思想意识、人的伦理道德等问题进行探讨，从新的角度展示当代中外学术界、思想界对人和人的问题的思考。

丛书分两个系列，著译并重。

第一系列为译作，介译本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探讨人的问题的人文科学力作。

第二系列为著作，着重对中国和青年问题进行研讨。

两个系列都是关于人的问题的探索性论著。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也许是从未涉猎过的领域，那里面有真理的闪光；有你还一时不能完全理解的新观念；也可能有应摈弃的谬误。但这一切，对于拓展当代青年的思维空间和思想视野，无疑会有所裨益。马克思主义认为，青年人既要懂得唯物主义，也要了解唯心主义，单一的思维方式或狭窄的思维领域不利于青年思想的成熟。这是我们编辑本丛书的目的。

愿“人人丛书”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人人丛书》编委会

1987.8.于北京

序　　言

《文化神学》的书名已表达了本书的主旨。这一书名是我首次演讲所用标题的缩略。那次演讲发表于“Kant-Gesellschaft”的柏林区，题目是Uber die Idee einer Theologie der Kulture(论文化神学的观念)。在过了四十年之后，还能从我第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中为本书选取这个名称，使我感到极为满意。

虽然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系统神学的教师，但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始终是我兴趣的中心。我的大多数论著——包括两卷本的《系统神学》——都试图确立一种将基督教

与世俗文化联系起来的方式，本书采用了那些论著中的一些思想材料，试图显示居于人类文化活动诸多特殊领域中的宗教方面，这一方面必然存在于文化创造中，即使这些创造并没有显示出与狭义的宗教有什么关系。本书的第一部分将着重论述这一宗教方面。当我们使用“文化神学”这一术语时，过去和现在所指的均是文化创造中的宗教方面，而不是对文化创造的任何宗教控制。

我要感谢我的助手罗伯特·克曼包尔先生，他从许多出版和未出版的文章与论文中选辑了那些最适合于本书的材料。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特别是玛丽安·哈斯勒小姐及格里斯·卡列·列奥拉德和劳拉·托马斯·克曼包尔，他们协助准备了底稿。

保罗·蒂利希
马萨诸塞州，剑桥

1959年2月

目 录

序 言

第一部分 基本思想 (1)

- 一 宗教是人类精神
 生活的一个方面 (1)
- 二 宗教哲学的两种类型 (10)
- 三 时间与空间之争 (36)
- 四 对文化的宗教分析 (50)

第二部分 具体运用 (65)

- 五 宗教语言的本质 (65)
- 六 新教和艺术样式 (84)
- 七 存在主义哲学：
 它的历史意义 (96)
- 八 存在主义和精神
 分析的神学意义 (144)

九 科学与神学: 与爱因斯坦商榷	(164)
十 道德主义和道德: 神学的伦理学	(172)
十一 教育神学	(189)
 第三部分 文化比较	 (203)
十二 理智地方主义的克服: 欧洲和美国	(203)
十三 两种社会中的宗教: 美国和俄国	(225)
十四 关于马丁·布伯的评价: 新教和犹太人的思想	(238)
 第四部分 结论	 (253)
十五 基督启示的传达: 基督教牧师和教师们的问题	(253)
 译后记	 (270)

第一部分 基本思想

一 宗教是人类精神 生活的一个方面

一旦有人就宗教说些什么，立刻就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诘问。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将会这样发问：在这里，是否将宗教看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创造性成分，而不是将之看成神的启示的一件礼物？如果回答说宗教乃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他们将掉头而去。与此同时，一些世俗的科学家将这样问道：宗教是否将被看作人类精神的永久特性，而不是被看作变化着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条件的结果？假如回答说宗教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必要方面，他们会象神学家一样掉头而去，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

这种情形显示了我们集体意识中如精神分裂症一样的分裂，这种分裂驱使当代心灵对宗教作不合

理的、强制性的肯定和否定，并以此威胁着我们的精神自由。无论在宗教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对宗教的强制性的拒斥。

那些否认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成分的神学家，他们实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含义是：人类接受某种不是源于自身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被给予人类并能成为人类的支柱。这些神学家确认，人不可能使自己与上帝发生联系，必定是上帝首先使自己与人相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些神学家的基本思想，即，宗教不是人类精神(小写字母开头的spirit)的产物，而是神灵(大写字母开头的Spirit)的馈赠。他们会进一步指出，人的精神在自身及其世界的范围内是创造性的，但与上帝毫不相干。对于上帝，人是被动的接受性的，并且仅仅是接受性的，他没有使自身与上帝相联的自由。他们还会补充说，这就是由保罗·奥古斯丁、托马斯、路德和加尔文发展起来的有关意志奴役的经典教义的内涵。面对这些论据，我们一定会问：将宗教看成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是否恰当？

来自相反方向的批评也持有自己的有根有据的观点。这种批评来自人类的科学方面，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持此种批评意见的人强

调宗教观念和实践的无限多样性，宗教概念的神话特征，以及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非宗教的个人和团体这样的事实。他们（如哲学家孔德）说，宗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神话阶段）所特有的，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科学阶段，宗教没有立足之地。按照这种观点，宗教只是人类精神的暂时创造，并且肯定不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性。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以上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异的事实，虽然这两种批评观点来自相反方向，但它们均具有某种确定的东西。对宗教是人类精神一个方面这样一种信念提出的批评，无论是来自科学方面还是来自神学方面，均将宗教定义为人与神圣存在物的联结，尽管对这些神圣物是否存在，神学批评家与科学批评家看法截然不同，前者肯定了它们的存在，而后者则对它的存在加以否定。但是，恰恰是这种关于宗教的观念，使我们不可能理解宗教。假如你一上来就问上帝是否存在，那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上帝。并且，假如你肯定上帝存在，你甚至比否定上帝存在更加远离上帝。一个你可以争辩其存在与否的上帝是现存事物宇宙中与其它事物并列的东西，对于这样一个东西，当然完全有理由提出它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也同

样有理由作出它不存在这样的回答。令人遗憾的是，当科学家们恰当地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上帝存在这一假定时，他们就相信已经驳倒了宗教，而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驳倒宗教，而且给予宗教以相当大的帮助。他们迫使宗教重新思考和表达“上帝”一词的含义。许多神学家不幸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在自己的训诫中宣称，存在着一种被称做上帝的最高存在物，而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发出的权威启示。对宗教来说，这些神学家比所谓无神论的科学家更具危险性，他们在那条注定要导致无神论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上帝是把自身的信息透露给某些人的最高存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必然会激起那些被要求必须服从于那种信息之权威的人的反抗。

与上述两种批评相对，我们坚持自己的持之有据的论点：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但在这同时，我们也考虑来自上述两方面的批评，审察二者之中的真理性成分。

当我们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时，我们的意思是，假如我们由一个特殊角度出发去看待人类精神，那么人类精神自身就表现为宗教。这一特殊角度是什么呢？它就是那种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探究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的角度。宗教不是人类精神

生活的一种特殊机能，而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这个论断由于对诠释宗教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论断中所包含的术语逐一加以评论。

宗教不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机能。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些故事：宗教如何从一种精神机能转向另一种精神机能，以寻觅家园；宗教又如何不是被这些机能拒绝就是被它们吞没。宗教趋向于道德机能，开始敲击道德机能的大门。可以肯定宗教将被接纳。道德不是宗教的至亲吗？它怎么会拒绝宗教呢？的确，宗教没有被拒绝，而是被收留了，但它是作为一个“穷亲戚”被收留的，它被要求服务于道德，以求在道德领域挣得一席之地。只有当宗教有助于教化出虔诚善良的公民、丈夫、儿童、雇员、官吏和士兵时，它才会被接纳。一旦宗教提出自己的要求，它就或是被强迫闭嘴，或是作为道德上的多余且有害之物而被摒弃。

这样，宗教必须四处寻找人类精神生活的另一种机能。它被认识机能吸引住了。宗教是认识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神话想象和神秘直觉，这似乎为宗教提供了一个家园。宗教再度被接纳了，不过是作为纯认识的附庸而被接纳的，而且仅仅是一个临时

附庸。纯认识，为它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功所加强，很快就放弃了它对宗教的半心半意的接纳，宣称宗教与认识毫无关系。

这样，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宗教再次变得无家可归，它又得四处找寻另一种精神机能以参与其中。它找到了一个，这就是审美的机能。为什么不试着在人的艺术创造力中去寻觅地盘呢？宗教通过宗教哲学家自问。艺术领域通过古往今来众多的艺术家，以一种充满热情的态度作了肯定的回答。艺术领域不但约请宗教参与其中，而且承认艺术就是宗教。但这时宗教犹疑不决了。在宗教改造现实的同时，难道艺术不表现现实吗？甚至是最伟大的艺术品中不也存在着现实的成分吗？宗教记起了它与道德和认识领域的古老联结，与真和善的古老联结，于是，它抗拒了那种将自身消融在艺术中的诱惑。

那么，宗教向何处去？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均被审视，没有哪部分可以为宗教提供一个适当地盘。因此，宗教转向那种伴随着人的各种活动、伴随着人类精神生活各种机能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情感。宗教是一种情感，这似乎是宗教的四处飘零的结束。这一结局受到所有那些想使认识领域和道德领域摆脱任何宗教干涉的人们的极力喝采。假如

把宗教放逐到情感领域，它就会不再威胁人类的任何理性与实践事业。但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这样一来，宗教也就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真理性和终极意义。在这样一种仅仅涉及情感主体性的氛围中，宗教必将衰亡。可见，将宗教归结为情感，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没有家园，没有地盘，在这种情形下，宗教猛然意识到，它原本不需要什么地盘，根本不必去寻找什么家园。在所有地方，也就是说，在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深层里，宗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园。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它居于人类精神整体中的深层。

“深层”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宗教指向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一面。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眷注。在人类精神的所有创造性机能中，终极眷注都表现得非常显著。在道德领域，作为道德需求的无条件的严肃性，这种终极眷注是明显的；因此，假如有人以人类精神道德机能的名义拒斥宗教，他就是以宗教的名义拒斥宗教。在认识领域，作为对终极实在的热切渴望，这种终极眷注一目了然；因此，假如有人以人类精神认识